LIBRARY
MAY 21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4
Y74
1753
v.3

CHINESE LIBRARY H.H.Y.C.

余忠宣公文集卷之三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纂集
裔孫　秉剛方猷編次

[illegible]張氏藏書

記

含章亭記

坤者天下之至文而世謂坤爲含章者美而含之六三之事弃盡坤之道也嘗觀於地山川之流峙至文也風霆之流行至文也鳥獸草木之彙生至文也故夫子贊[illegible]以[illegible]光大又以爲化光又以爲[illegible][illegible]湯於[illegible][illegible]天下之文孰[illegible]焉而三獨含

[illegible][illegible]也夫乾尊道也坤卑道也故乾主於五而
坤主於二若三[illegible]皆[illegible]之無位者也乾之四近於
尊故曰或躍或可以進也坤之三近乎卑故曰含
章可貞可晦而可用也夫子釋含章可貞以爲以
時發者相時而動之意故曰可者僅詞也若四近
於尊而括囊矣上僭於尊則龍戰矣是故龍君象
也若五六者可謂至尊而非據矣自非中德何以
能吉故曰黃裳黃中之色裳下之服夫惟有是中
德故不失其體也無棣徐君子謙傳古而通今自
監察御史郎官署爲諸道肅政廉訪使者政理蔚

然俱可謂之文矣惟坤之六二可以當之非六三之事而其名亭謂之含章者人不知其所云也余與君處江夏凡期年知君之爲人冲然賢者也曾子稱顏子以爲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君嘗慕而師之羣居相與不言不知其有蘊也然則君所謂含章者其必以此豈世所謂斷章取義者歟君曰予之言然雖然子論含章先儒所云請求諸通經者而質之

新修大寧宮記

華西神川原大寧宮者華人以爲古后土之祠也宮故並嶽祠宋眞宗幸華山賜今額以華山道士武元亨主之其後元亨以祠監請於朝改作之於神川之上宮初甚侈大至靖康時兵燬里中人嘗修復之然庳隘不能如舊觀金正大中乃加增拓下距於今二百有餘年故屋皆壞無能修葺之者里人張某欲以私力加繕治之未及爲而歿其子某乃追成先志以錢二萬五千貫具材木瓦甓會工[illegible][illegible]月至寢爲屋若干楹凡期月而成左氏曰

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為后土之官故祀
以為后土盧植諸儒從之遂以為后土句龍也蔡
邕則曰句龍社神也堯祠之稷之神柱與棄也漢
后土祠在國王地社稷之位在未地為王肅之說
者又曰社與稷皆土神但生育之功異故有二名
耳史記武帝初郊雍太史祠官言當祀后土於方
澤立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天子從之乃東立
后土祠於汾陰脽上親望拜之如郊則漢以下地
祇有社又有后土后土之說紛紛莫能統一以余
考之皆失也鄭司農曰后土社神也葢社以地言

后土以神言社之有后土猶郊之有上帝也曰帝曰后皆能宰之稱天子之社神曰后土諸侯而下之社神亦曰后土者猶郊之神曰上帝而五方主氣者亦謂之帝不以嫌也五土之神吐生萬物而稷者五穀之長也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養是以先王尊而祀之勾龍有功於水土柱與棄有功於稼穡故以配食其神曰祀勾龍以爲后土者猶所謂禘嚳而郊稷是也又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其以血祭則非人鬼且其祀先五嶽則不得爲勾龍亦明也古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庶人祭

五祀位有貴賤故祀有大小而后土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所以生者一也王者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而社曰置社大社國社爲民祈報也王社侯社自爲祈報也大夫以下無民人莫爲立社又不得自立社故與民族居百姓之上乃立社以祈報之今國都至於郡縣皆有社獨置社亾爾民春秋雖有社祭然無壇壝主位牲齊儀章皆不應於禮其事所以生者葢甚略也而先王之制所不得者則一切祀之而上亦莫爲之

禁夫不祀其所得祀非義也祀其所不得祀非禮也后土者民之所得祀者也今雖不能應於禮能修而祀之其賢於失禮而犯義者也余之同年光祿主事虎理翰君家於華義張氏之斯舉也而屬記於余焉

梯雲庄記

晉地土厚而氣深田凡一歲三藝而三熟少施以糞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漑歲可以無旱其地之上者畝可以食十人民又勤生力業當耕之時虛里無深人野樹禾墻下樹桑庭有隙地卽以樹菜茹麻枲無尺寸廢者故其民皆足於衣食無甚貧乏家皆安於田里無外慕之好間有豪傑欲出而仕由他岐皆可以得官爵故其爲俗特不尙儒周行郡邑之間環數百里數百家之聚無有一人儒衣冠者獨楊黃許氏以儒稱於鄉三時力田一

時爲學問衣慱帶出入里巷之間其族數十家化
之皆敦於禮每歲時上冢族人各具酒饌羣至墓
下推長者一人主祀以次奠薦旣竣長者坐少者
以序羅拜之然後皆坐相與行獻酬之禮子弟有
爲小不善者則長者進而誚讓之衆皆進曰長者
言然請改是乃已至於再至於三而終不能改也
則衆相與擯絀之不與同祭祀如是者已三世矣
嘗詢其族人許氏之祖有義甫君者攻詞賦有聲
於時其弟恒甫君治經義通周易號松谿先生然
皆隱不仕恒甫之仲子克敬始以教官歷太常奉

禮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而孫寅字可賓與余同登
元統元年進士第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中書掾
中書照磨名聲益顯楊黃之許遂爲其鄉著姓郡
守爲表其邑中之居曰梯雲坊其後河東僉憲楊
君士傑行郡至是曰楊黃者可賓之所生長其田
廬丘墓皆在如是又命有司易其庄爲今名以風
厲其鄉人使知儒之爲可貴也夫儒之所以爲可
貴以先王之道之所在也是以古者少使居學老
使居塾不如是者不列於王官不可以長民故時
不貴儒而儒貴後世之用人不必盡出於儒者也

則民何由知其可貴而貴之比年朝廷設科以待
天下之士民始稍稍知所趨向獨晉俗堅強不輕
而變今賢使者殊其宅里明其貴賤示其好惡其
意豈爲許氏計哉昔常衮爲福建觀察禮貌其士
俗以丕變而況上有用儒之君下有風厲之使吾
見晉之人父詔其子兄訓其弟其必相謂曰弗若
許氏不可以同祀弗若可賓不得以爲秀民耒耜
以業詩書以語民之彬彬將若鄒魯矣然余嘗聞
之民可以身化難以利誘可賓爲人侃侃篤於孝
誼有位於朝行顯貴矣乃以親老棄其官而養人

皆賢之以賢者而化民如草尚之以風也其有不從者乎故余為記其表閭之始且以觀其成焉

漢陽府大成樂記

禮樂出於天而備於人卑高以陳者禮也絪緼而化者樂也故禮者天地之大節樂者天地之大和其體極乎天蟠乎地其用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夫人者天地陰陽鬼神之會而禮樂者觀會通以行其道也其君臣上下賓主之有其文升降揖讓綴兆清濁之有其度禮以著節樂以爲和節以別同和以合異是皆天之所畀而非人之所爲也然心天命也欲心生也欲熾而無以治之則心梏亾矣禮樂者先王用之以迪民心而定天命者也是

故朝覲會同禮樂以接郊社廟享禮樂以成軍旅賓客禮樂以治用之於天神格用之於人鬼享用之於民而民事治故習俗美而侵侮蕩淫之心無自而生天下之大政豈有出於此者哉洪荒之道邈矣堯舜以還歷夏商周禮樂始備而天下稱爲極治成康之後浸以就弛至春秋而壞爛極矣漢之時禮雖粗具於經而亾散者亦已甚樂之道蕩然雅頌所存特其文而已耳是故其禮失者其俗汙其樂濫者其教衰天下之治所以不及於三代者禮樂不足之故也皇元之興諸事未遑卽定著

孔子廟祀之禮既又令天下廟祀用大成樂令雖具而吏亦鮮能應詔制春秋奠薦類以鼓吹行事夫禮樂者以之習民使之飽聞而飫見之然後入人深而成功大孔子廟者鄉大夫屬民敷教之地而民幸有禮可以略見先王之道而樂又不備由吏之爲政不知本末與所先後也如此漢陽府孔子廟祀舊亦循用俗樂河東譚君知府事乃率其同寅相與出俸金作雅樂器教授余時獻以其事來請宰臣是之爲遣一封傳作之平江數月而樂至爲琴瑟笙笛塤篪各二特鍾特磬柷敔鞉鼓各

一簫八編鍾磬各十六擇諸生肄習之八月丁丑有事於學宮八聲在上樂奏在下翕如純如疾舒以度禮儀既舉觀者咸作而歎曰禮樂之用大矣若夫子監於四代樂取韶舞其治所先在放鄭聲欽若夔教以迪民性夫禮樂之存有如餼羊薦於明靈永永是享於是州之士相與樂譚君之政而喜民復見先王之樂也咸願刻石樹之廟庭余爲之書而使歸刻焉

湘陰州鎮湘橋記

湘水出零陵北至湘陰入洞庭而湘陰諸山谷之水則會於城南爲東湖以入湘方春夏時水潦降而洞庭漲則湘水不能入湖因以瀰漫爲大浸州爲湖南北孔道凡行者之陸出與夫鄉民之有事於州者每涉湖則有風濤之虞否則又爲舟人還阻之患宋之時州有鄧氏媼率其田人作大堤絕湖以屬之州爲二木橋以釃湖水行者德之謂之鄧婆橋當德祐末橋毀官爲復之至大德中旋敝州人黃仲規乃以私財命其子惟敬率衆爲石橋

南北楗石爲崖中纍石爲高柱布木面石其上爲屋九楹覆之以與民爲廛易其名曰鎭湘橋歷四十餘年至元初覆木又敝屋且壞惟敬之弟惟賢惟德德發其帑得錢萬貫以告州人將卒其先之功州人樂爲相之又得錢二萬五千貫乃撤覆木施石梁更作大屋中爲道左右爲市肆橋廣若干尺袤若干尺上可以任大車下可以通千斛舟艫以綵繪遠而望之爛若陰虹之飲湖中行者之往來與州人之市於此者若由康莊而履堂奥不知其有湖之阻也夫水天下之至險聖人爲之舟楫

以濟民而舟楫需人之力人之力有限而涉者之無窮也不須人而能濟有無窮之利者惟橋爲然夫橋之利大故其費亦大非若一舟楫之可易具非有司與大家之力則不能爲黃氏非有大作業大廩藏而爲有司大家之事力有不足至父子相承乃克成此夫亦難能也惟德之子天禧有才藻通經術屢領鄉薦余校藝鄂渚時得其文以置前列其擢第也將亦易然黃氏有子如此必多益於人如是橋類也故爲記之

穰縣學記

學校之教聖人所以盡人性者也夫人之性天命也天命者諸生徧予者也其理仁義禮智其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昏喪冠祭朝覲會同射飲軍蒐此性之體然也若夫忠信也而流爲殘賊禮讓也而流爲爭奪文理也而流爲淫慝此性之失而非其本然者也聖人人之綦隆也是故爲之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所以正人心而定天命也而世儒之言有曰殘賊爭奪淫慝者性也必賴聖人爲之教然後忠信禮讓文理興而生

人之道立是不知性者之言也今夫鳥之㲉也飛而逐其雌獸之生也走而軼其羣然止於飛走而已也惟人之性具天命者也是故充其知可以通晝夜之道而知生死之說推其才可以叅天地而贊化育何也所性而有故也今曰性無善也必聖人爲之教而後善則敺鳥獸以由于學校之教師法之化禮義之道亦可以爲忠信禮讓之理也其可乎是故桮棬棟宇聖人所以盡木之性也引重致遠聖人所以盡馬牛之性也學校之敎師法之化禮義之道聖人所以盡人之性也其教以立其

化以行其道以成之後於是忠信立而殘賊息禮讓著而爭奪寡文理明而淫慝平其動之也神其漸之也深則夫民之心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可與爲治可與爲亂夫豈奪之以惡而與之以善易之以亂而誘之以治使其民至於如是哉亦盡其性而已矣有弗若於吾化弗迪於吾道者然後爲之刑政以齊之則刑政者先王所以輔治而未嘗以爲先也是故教成而王政成而覇威無焉而亾其道有大小而其教有淺深如此自先王之迹息而天下之治皆苟且由其知治而不知教而其甚者

遂至亂亾相尋終莫能勝民之棼棼者皆不考乎
此大元之興百有餘年列聖丕承日務興學以爲
教黨庠塾序徧於中國雖成周之盛將不是過夫
穰大縣也自入職方以距于今吏猶未能爲民立
學蒙古月魯不花君來監縣乃曰學校之教先王
爲治本也遂出其田祿以爲民倡民歡樂之乃買
地於州治之西攻其正位肖孔子及顏子以下十
四人之像於殿餘七十二子以及諸儒之從祀者
悉繪之於兩序後爲學舍廪庴以安居其師弟子
前闢門道屬於大衢立表而題其上曰穰縣之學

學甫成會天子以學校考吏課君方樂有學校教民也而乃以憂去其同年友成君遵寔家於穰入朝爲禮部郎中言君所以待穰之民甚厚而篤於教思如此故旣去而民至今思之而恐後之未知所以教而民未知所以學也爲予誦其所聞以告之君操行廉白爲政以愛民爲本日常偲偲然若已傷之是可謂良有司也況予於君亦同年也故爲記之

憲使董公均役記

浙江東海右道廉訪使

古者井天下之田以授民民百畝易者倍之再易者再倍之其養均也則九壤程九貢市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十二其取之又均也小任以力則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大任以兵則比爲五閭爲兩族爲卒鄙爲旅州爲師鄉爲軍其役之又均也之二者王政之大端也大端具而又爲之刑政以防民情爲之學校以道民性爲之公卿大夫士以登民材其制詳故不亂其本深故不拔是以商周之世

皆七八百年而後衰也自經界廢於是田不在公而養不均矣養不均則士會民數皆不可知而賦與役不均矣養與賦與役之不均雖周公爲政不可以言治也浙東古干越之地也其地之民無甚貧甚富之家山谷之間有一畝之居十畝之田者祖孫相保至累世不失又其土瘠故其小人勤身而食力其君子尚樸儉而敦詩書非若吳人之兼并武斷大家收穀歲至數百萬斛而小民皆無蓋藏此固易治之地有賢師帥爲之制而道利之其亦可以庶幾矣乎然余嘗行郡以觀民風其庶人

之役於官者往往閭左之民也而富人則有田而不役甚者或不以征歲終保正稱貸而輸之至破產者無筭此其田雖近於均而役則不均也至正十年秋稾城董公來長越憲省民所疾苦乃曰井田者吾雖不得而行而役不可不均於是擇其部吏之精強者委之以事以衢州路經歷王仲謙西安縣主簿張拜住治金華青田縣尹葉伯顏治武義永嘉縣丞林彬祖治永康而蘭溪州達魯花赤怯烈夫義烏縣達魯花赤亦憐真浦江縣達魯花赤廉阿李八哈東陽縣丞蔣受益自治其邑義烏

縣則復以衢州路錄事范公琇爲之輔而總管陳伯顏不華總領之先期一月令民及浮圖道士各以田自占其或蔽匿及占不以實者沒其田令旣浹乃保以一正屬民履畝而書之具其田形疆畝主名甲乙比次以上官官按故牘以加詳覈之曰魚鱗册以會田別爲右契予民使藏之曰烏由以主業其征之所會曰鼠尾册以詔役弓兵隷卒鋪兵爲至勞坊里正主首次之館夫步夫又次之凡民田多者役其勞少者役其逸又其少而不足役者則出錢以助奇田不助者則以待夫不虞之役

其一人而有數保之田者各役之卽賣其田則買者承其役凡一州六縣之田二萬六千四百二十四頃四十九畝役者一萬二千六百六十八名故役而今復者四千三百名所未役而今役者三千四百六十名役而不復者休而始役之册成一留縣一藏府一上憲司於是野無倖民公無逸征強弱有倫賦役有經上下和洽歲以有年葢公之遇人有禮故吏盡其力其使民有義故貧者戴其德而樂其復富者服其公而忘其勞以故爲是大制政不肅而成民不擾而治也傳曰天地養萬物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公之是舉兼禮與義則誠賢者
矣繼今之人毋替公政或推其所未及則民之樂
樂利利其福豈可旣哉故於終事也其下咸願刻
石以示不朽以闕嘗培其末議而知其梗槩遂求
屬筆焉至正辛卯十二月記

合淝修城記

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自浙西江東西湖南北以及閩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合淝之城久圮且夷倉卒爲木栅以守栅成賊大至民賴栅以完其後僉憲馬君至顧而曰以栅完民幸也非所以固圉白皇孫宣讓王及其憲使高昌公議修其城遂發公私錢十萬貫召富人之爲千夫長百夫長者傭小民相故所圮夷盡築之富人得官發錢無甚費咸喜助所不足小民方饑得傭錢奔來執事鼛鼓不設鞭朴不施捧柴荷畚麕至競作自十三

年二月朔戒事九月畢城四千七百有六尺六門環爲睥睨設周廬廬具餙器門皆起樓櫓相盜所必攻者甓之計用木若干甓四百四十八萬用人之力七十七萬八千城成而盜不至者今期月矣余生長合淝知其俗之美與夫所不從亂而可與守者有三焉其民質直而無二心其俗勤生而無外慕之好其材強悍而無孱弱可乘之氣當王師之取江南所至諸郡望風降附獨合淝終始爲其主守至國亾乃出降天下既定南人爭出仕少不達則怨議其上而不可止吾合淝之民布衣蔬食

秀者治詩書朴者服農賈昏喪社飲合坐數百人無一顯者無慍怒不平之色驅牛秉耒雞鳴而耕朝而息日出而耕莫而息不合耦而終十畝負二石之米日中趨百里而無德容惟其質直而無二心故盜不能欺勤生而無外慕之好故利不能誘強悍而無孱弱可乘之氣故兵不能怵昔者木栅猶足以力戰禦寇而無肯失身於不義者今而得賢使君修其垣墉救其疾苦攜特撫摩以與民守之而民之與君又歌舞愛戴爲君守如子弟之於父兄手足之於頭目然自今至於後日是雖無盜

有亦不足憂也君前爲庸田僉事城姑蘇今憲淮
南又城合淝一人之身而二郡之民賴之以有無
窮之固儒者之利不其博哉君名世德字元臣也
里可溫國人由進士第歷官應奉翰林文字樞密
都事中書檢校庸田僉事爲今官與余前後爲史
氏城又余之所志而未成者也義爲紀之其敦事
與凡供役之人則載之碑陰

大節堂記

皇帝御天下之十五年念君德之不宣民生之未遂乃詔丞相更守令之法著考課之令歷柬朝臣以爲郡縣親御便殿賜之酒而諭遣之於是天下之吏人人奮厲以治所謂六事者以成功名稱上意宗正郎中韓君建之守安慶也獨鮮所有事其政清淨而已在官三年頴六之盜起所在奇衺之民羣起從之殺守令據城邑時天下久平民生長不識兵革而郡縣無城郭無兵備卒然有變吏往往盜未至先去而城陷有不去者盜至而民不與

之守城亦陷明年十一月盜入宿松破太湖灊山吏多徙家江中爲去計君獨無所徙而治城隍計軍實以示民必守不去越明年春盜入桐城以桐人來攻城君縱民出擊之盜敗去自二月至於九月盜之來攻者十有一大小百餘戰皆敗之盜大忿乃悉衆而東舳艫數百里鉦鼓之聲動天地王師敗績小孤山十月癸卯盜逐北至城下城南郭久隳爲民居而聯羣艦爲城盜縱火舟燒聯艦艦潰火入南門燒民居諸守將亦潰民恐甚走來眂君君方部署寮吏爲戰守如恒日民乃無恐且戰

且撲火甲辰盜傳西郛戰刦之明日傳東郛又戰刦之相火所經撤民屋材夜柵之旦具甲寅盜力攻無所得利諸潰者闔城完且相率來援盜望見之乃夜引去余來戍郡道闔城陷矣比至乃完問故父老皆曰韓君完我君時亦去則民無與爲守民無與爲守則城之完不完蓋未可知矣方朝廷更化時吏皆黼藻其政以角一日之能君若無能然者及臨大變其所能者乃若人之所未易能君誠不可以小知也予觀於今南方之國不頻於盜非其所力攻有能守者矣而頻於盜者爲難頻於

盜微幸於一勝有能守者矣而屢勝者爲難民屢勝矣至於敗且危於是不去而上効死以保其下下効死以衛其上卒能因敗爲功以危爲安如君之爲者葢千百之十一此人之所難能也曾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其人歟郡所治屬縣六西至於懷寧又西至於潛山又西至於太湖武夫義民列柴相望百戰抗盜賴君以爲根本而無叛意東至於池又東至於姑孰數郡之民賴君以爲藩屏而無死傷之禍君之所完不旣大矣哉余抵郡十日盜復大至與君率衆殲之盜不至者今再

朞矣十四年春三月朝廷錄十月功特加君中奉
大夫秩從二品幙官以下各升秩有差余因名其
廳事曰大節之堂所以揚君之懿於無窮也雖然
治之亂猶旦之有夜也後之人坐其堂而思其人
思其人而懼其時有不恊於其行不完於其民者
獨不歆然於君者乎余之名堂又所以勸於無窮
也時與君守者達魯花赤西夏阿爾長普照磨楊
恒錄事司達魯花赤莫倫赤錄事黃圖倫台錄判
變理桀錫權懷寧縣達魯花赤禹蘇福安慶萬戶
府經歷郝瑞千戶李思禮邵永堅王國英許元琰

賈伯英也先帖木兒立㐌咬住洪保張彬路忠金嗣元葛延齡百戶盧顯宗邵文質韋與權齊世英宗達周文謝茂陳士達楊買兒朱傑李玉祝茂夏興侯興祖呂重祿朱臣孫朱惠龍彈壓嚴繼祖伍子雲張宏晁關保揚州弩軍翼千戶賈禧百戶王孫兒別列怯不華淞海翼百戶毛偉牽連書之使與有聞於不朽君字公懋遼西人

余忠宣公文集卷之三終

余忠宣公文集卷之四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纂集

裔孫　秉剛方猷編次

溫陵張氏藏書

碑銘

慈利州天門書院碑

皇上稽古明道飭躬建極孜孜於治者十有四年慨然念生民之未遂激化之未洽遂詔大臣嚴守令之選更考績之法使之務農桑興學校以其殿㝡而進退之維時貫侯阿思蘭海牙來監慈利乃均賦疏訟剔除奸强期月之間民志丕應州有廟

學旣敝且壞侯與同知州事楊君雄偉判官李君伯顏焦君克忠勸其邑人萬文綬悉修完之天門書院者國初時州民田公著作之山中傍隣獠峒職教罕至椽棟摧腐神用弗寧租入單寡士無以養名存實廢靡所爲教於是山長張德明以請於侯侯益大偲不任以驟教本民有田懷德請侯言曰昔吾父榮孫嘗爲州作三皇廟鄉邦稱之今仁侯幸導宣德意惠教遐壤願輸財力遷而大之乃度地於澧水之陽天門之麓揆日程事百工並作期月而學成宮廟閑敞階序整峻講肄廥爨具治

弗遺稱其所謂諸侯頖宮者民士懷道鼓篋而至敬業樂羣惟侯之教侯復爲之據經引史開析疑義訢訢顒顒有如鄒魯邑人楊侯舟張侯兌皆以髦俊登名天府有政有文侯又尊而禮之以表民厲俗其於教思亦云勤矣然不自以爲功使使來鄂願有紀述曰俾吾民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君之賜也昔我祖宗巳篤於教武宗仁德益大用勸至於皇上同符徃哲法宮之中萬幾之暇惟先王簡册臥起與俱以古之治德禮是首乃著吏課俾民興學荒遐所任非賢不使故爾民得賢侯以治以

教俾爾游乎詩書之淵而息乎禮義之圃其小人
服禮以事其上其君子力學以待用則上之德與
民之幸其眡於古豈不侈且大哉宜有銘詩以昭
化志功章於無窮前侯野仙海牙君之昆季世系
勲閥具見州學之碑銘曰帝蔫保惠惟守惟比詢
於台衡命以六事貫侯振振慈利是監去其螟蝥
使民耕蠶既綱既紀於學有事民誰子來惟此田
氏惟此田氏貲長厥里相侯有作丕應厥志厥初
玄聖越處在阿樂是侯與式遷於嘉崗梁有佳井
絡所委夌黔轢淑爲望於澧山有松栢是斲是削

是髤是雘爲棟爲桷陟其在筵龍章朱延臨爾炳
然降觀於宇秩秩有序作配在下笙磬柷敔牲齊
維旅侯入即事其儀伊詡坎坎擊鼓有士如雨侯
陳其書以教以語以酬以酢以論以報執爵與醬
以事父老理融於中和暢於膚有頑弗即亦來在
隅有簡有秩惟帝訓勑惠於天常於帝之極昔弗
課吏祗事以文令著孔嚴民章聿興楚公之孫兄
弟先後克廣帝心道民於厚天門之嵯新廟有儀
侈茲侯功俾民遂歌

化城寺碑

小河出霍東流至六北轉南折以入於滅河曲有洲二㕘互衍迤帶之以清流被之以嘉木齊頭諸峰羅列其前森蔚峭麗如屏如戟可指而數禪師洪聰泰定初自邢開元寺游淮過而樂之州民闞氏爲買其地乃築室前洲居焉學佛者聞其行多往從之室隘不能容六人乃委貨利輸材木築廣其居久而從之者益衆而人之爲築者益大前有門中有殿左右有序爲穹屋殿後以庋佛爲堂序西以棲僧鐘魚鈴磬凡浮圖之器皆具隄其傍聯

絡二洲滙水其中以溉田爲圃以蔬爲塲以樹雜
植梨栗棗柿寮竹之屬數千本春土膏墳則率其
從及優婆塞負耒出耕而躬爲耨衆亦勤田力作
力齊而糞多凡食百餘人而稻麥麻菽果茹不取
於人而常裕務閒即合其衆講其師之說因號其
寺爲化城皇孫宣讓王雅敬佛乘與爲外護六人
之事佛者亦無不禮焉余聞聰嘗歷事江南名僧
其才幹敏其行敦樸而勤苦其言辯博善於誘人
平生未嘗蓄一錢有所得悉以俾其子弟使治其
居故人慕而愛之而就此易也然余聞之古農工

商士皆用世之人也浮圖後出其道以出世爲說而須世以生故言道者病焉聰學出世之道而不須於世故君子取之禪師松江人姓陸氏初事法忍海翁師後受具於開元明公銘曰洋洋淸川藹藹蘭渚名標化城斯實寶所芝陑藤井丹檻瓊戸翠嶺承牕瑤溪環宇寶樹朝蔭水華晩姸未瞻靈鷲已肅祇園朱鳥殷宵倉庚司序夫須以耕閑閑於野陽烏歛曜淸鐘戒夕詵詵學徒栖禪於室練心淨域結軌玄涂渡河析獸袖衣啓珠內無佚巳外弗求物以學以耕其誰之疾王侯歸依四性效

續斷觧貞珉永告無斁

濟美堂銘

觀夫封建之命攸貴象賢考室之詩粤蘄朱芾葢國以人而競家以材而興情之所願孰大於此濟美堂者丞相賀公所居之正寢也自公之先奕世載德忠貞以茂功而基業惠慈以厚澤而亢宗名冠庶僚勲配名族故能保其富貴世守茲堂蕭何之第不為勢家所奪晏嬰之廬當守先人之舊念茲多懼思貽無窮故取文子之言以為扁表所以昭先烈示後昆庶幾持盈之戒不怠於侑坐良相之業可續於箕裘某忝登公之堂知公所以命名

之意謹爲銘曰皇慶有極析木之津孰爲林匹作
我世臣烈烈賀氏祖孫承德肅肅崇構奠茲王國
厥玆有室爰考斯堂儉不至固質乃逾章前瞻翠
觀後麗玄武榮並棲鸞制惟旋馬疏承畫嶺閾鏡
瑤泉濟濟文井轤轤塵筵惟公先世克濟厥美其
美維何黃中通理忠貞庇法相我世皇啓茲陪輔
爲時稟梁惠懋肯構樹立有茂惠農商工澤深仁
厚兩公之懿後先相望故居不斥疏爵彌光禮賢
於館麗族於室廟寧鬯貞庭具鍾食出有旌棨入
有圖書龍光載錫戚里通車　德及累世

至於今公奮庸於位開誠布公登選俊良孝彼宇
寰躋於平康天子是若民命是賴敦功磐石垂裔
河帶小心寅畏念茲厥初欲其會玄眠此渠渠百
尺之木其本必倍混混源泉其流無旣惟忠惟孝
爲本爲源勉師元凱相我皇軒

鎦府君墓銘

元至元戊寅八月十六日鄱鎦君殁既葬而天下兵亂不克立碣墓左今海宇晏夷冢子昺始刻銘以昭厥志君諱斗鳳字友梧母李夢鳳翥北斗閶而生故名君疎髯偉度倜儻負奇氣嘗攻舉子業屢試不利監郡馬公某舉茂材部使者王公都中賢之復交薦授集慶句容校官既而慨然曰大丈夫坐廟堂佐

天子出號令以保乂庶民不然仗節出萬里外氣懾夷狄耳奈何棲棲服章縫鄉井耶遂絕江渡淮

遡河濟過齊魯之邦遨遊燕趙間週迴秦漢故都南還吳楚登高酌酒弔古豪傑遺跡發爲謌詩皆磊落魁奇當時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傒斯禮部郎中吳公師道咸交君愛其材雄膽爭言於中書擢應奉翰林文字未上而卒年三十二以卒之年十月十五日葬鄞義城東潘超之源遺詩文若干卷燬於兵父諱環岫字傑夫兩浙鹽運提舉大父安朝宋國子生君家世簪纓光奕史牒宋贈檢討太尉中書令左僕射封潁川王浩八世祖也君克繼詩書有志弗獲顯庸惜哉配朱生昺冏昱燮三男

子豈樊亦天胄復業儒文聲動縉紳間銘曰猗鳳
鳥昧靈兆壽曷少氣則浩跖而老顏而夭匪天道
兮

勉學齋銘 為江澤民作

飛黃之疾一日千里駑馬弗輟十駕可至聖源於學不以其才或利而勉殊塗同歸人十已千人一已百孰云余愚而聖可作行百里者其半九十十里弗勉不入於室爾祖好修厥有令名勉茲學者聿觀其成

廬州府城隍顯佑輔德王碑

合肥之城江淮之巖邑也其神祠在淝水南浮圖祖桂至元中由明教臺寺來奉祠傳其子惠淵孫宗㭁始作僧舍祠傍㭁之子可龍益募人錢爲殿室門廡繼又得祠後廢軍廨及夏氏所施地建別殿於其上龍嘗以役請於皇孫宣讓王助之有司與郡人亦皆來助龍又克效勞至若畚鍤之事皆自親之或不足則稱貸以從事如此者凡十有餘年而後克成而城之廢久矣元受天命萬國悉臣山徼海域咸奉貢職舉千餘年分裂之天下而一

之故海內之城皆圯不治而淮南者尤負固而後
降者也故城之廢爲甚特其神祠爲民祠禱而存
古之報祀雖坊庸之微皆索而祭之城隍者保民
之大具其功視坊庸甚遠矣其祀豈可以不嚴祀
之嚴則先王保民之政尚亦有能議者乎龍之爲
視其徒可謂近民者矣郡人自玉張世傑事神素
謹乃代餝碑闕請爲之銘其銘辭曰阻江阨淮大
邦維廬夾城於肥萬人以居天作潛臯以殿其旅
神精攸屬靈保攸御赫赫厥燭卓卓厥序綺寮珠
樹呀如鰲呿雕房玉除下有芙蕖冠裳珩琚神容

穆如邦之大夫童旄婦女歲時來胥其容栩栩蟠簫擊鼓烝衎於下粵神涖予以及斯所一者之季盧受其弊臨衝小櫺亦莫我旣誰其爲之伊神之貽楚人其尸如杍之縷煤寒風雨歲以民裕云誰之佑神之來汝我相而疆昔爲金湯山川回翔神其不忽修捍而域神其舊勞時享其逸式居以敖天子息民燕及百神神作民主天子萬壽

安慶城隍顯忠靈祐王碑

城隍祠古不經見自唐以來始稍稍見之今自天子都邑下逮郡縣至於山夷海嶠荒墟左里之內無不有祠然以余觀之民之事神與夫神之著靈於民鮮有間如舒者也舒故楚壤也其俗巫鬼今乃他無所祠祀獨於城隍出必祈反必報水旱疾疫必禱一歲之中奉牲蕭膏鐙旛幢於庭者無虛日五月之望里俗相傳以神生之日也民無貧富男女尨俔空巷閭出樂神吹簫伐鼓張百戲遊像輿於國中如是者盡三日而後止其祠賑他郡爲

特盛至正中潁六之盜起江淮以南郡縣陷沒者十七八及盜之平所在爲墟舒特與盜竟大小格鬬前後百餘民率咨神而後行卜朝以戰則朝而捷卜夕以戰則夕而捷郡盜未嘗一日得志而去者故其城郭廬屋眂他郡爲特完民不忘神德相率出泉以新其廟又請於朝乞崇其號以大報之中書下其事太常博士議升神於王號顯忠靈佑十四年夏四月報下帥守及民以少牢祀神於前殿而楊言於衆曰夫舒大嶽之裔也非南方諸國之所能擬其神之著靈固宜且吾舒人親上死長

旣義而忠神之降休亦其宜也乃爲銘詩刻之廟門以薦道神休民德於無窮其辭曰

巖巖大嶽峙維皖灊臨此大邦爲望於南神宮於鑠追房綺閣玉几在中袞衣朱舃其靈有皇其聲有那使人齋明奔走是宜彼惛不臧盗兵以狂蜂屯於疆其旆央央我民秉義弗隨禦之殷輪鼔之褁創斧之其衷伊亶赫若皎日神之正直宜福之錫天人之緈具曰旭卉明者眎之端若觀火天因者人人成者天相彼草木其固可言此有榮木蕃彼雨露彼有顛由自無承者凡今亂邦孰無神依

民失厥道胡能有右桓桓舒人爲君爲國先民有言自求多福其克厥行孝父長兄弗祈於神丕乃降祥而自不義不率不迪來聽於宮神吐不食古師之克執律以報今我小康敢忘厥佑嚴嚴奉常秩號有光牲幣版章升眞于王禮行既具樂奏既卒工祝致告徂賴無極其自於今無害有年民樂斷斷烝衎於神

青陽縣尹袁君功銘并序

紅軍起潁六縱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都鉅鎮諸侯王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浚隍長戟强弩之所守環輙碎之鮮有固其國者青陽小邑也非有山溪之險兵甲之利貔貅熊虎之衆以爲之固也昔者行戍過之其邑屋無所燬敗其民安生樂事無桴鼓之驚其館人具酒肉芻粟迎勞使者無喪亂窮苦之態如治平時問其所以全則皆其尹袁君之功也君初遊太學舉茂才五轉而尹兹邑爲人端敏精强重知人情里俗與其所疾苦

而其心一以愛人爲本至民有鬬訟從容名逮不數言折之庭中未嘗有留獄也邑有積患吏之所不爲理者悉薅櫛治一切與之道利之冗吏悍卒不敢入縣門以干其公大家武人不敢肆虐其鄉與其過人其治既已張矣乃以其暇日作伏羲神農黃帝祠祀之俾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衣深衣角巾拜謁孔子廟退坐講席横經析義進民觀聽其左以習知立身行已之大端於是上下相率惟君言之爲聽張弛禁止無抑其教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而無畔心及盜入番君即委家野處令民

爲保伍自守其地而身往來督眡之相民之良者收其豪以爲巳用其無良而起應者誅磔無遺有盜至率民逆戰如武夫健將然其勇如此故民恃之而有競心卒能外捍憑陵內固根本至於今日休也余出入亂中以觀南方之民或盜至而亂或未至而迎降撞搪譎恠有如鬼蜮豈獨異於人哉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勇不足以振民氣民與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夫天下之吏皆得如君者用之則亦何至如今者之事哉不幸有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甫定也湖湘之間千里

爲墟驛馳十餘日荆棘没人漫不見行踪青陽之
民於是益以君爲有德於我也平居稱謂皆曰我
君而不忍名字君邑之故老與其學士願銘貞石
薦君功德垂於無窮而使儒生程孔昭請辭於余
余故史氏也於志義無所讓乃爲之銘君名俊字
孟敏富州人也辭曰
元受天命并臣萬邦如山如澤或生蛇龍馮淮逾
江殘吳齒楚猖嘯厚兇邑無完者徂茲青陽番人
所毗君治有政民亂無階亂民來旣俾民爲伍君
先以勇衆繕厥武民以爲城治以爲兵大邦攸畏

小邦攸儦相彼亂邦哀骨如麻爾父爾子耕稼嘯歌亂之所定蕀生有闔爾室爾家宼爲安宅君功在時民亂弗知既克底靖功爲君歸載其肥羜及其旨酒祝君無歸亦戒難老念之謂之易由昇之至於孫子懷允無止南山之華其微如英嬈於君功民說無疆

墓表

葛徵君墓表

君諱聞孫字景先姓葛氏累世皆隱合肥巢湖之上有少田力耕以爲學至君祖嗣武始補太學生遷桐城縣主簿宋亡遂歸隱淮安忠武王錄宋官龍泉縣丞辭不受而自放於詩酒以終父天民亦隱德弗耀君生十九年而孤能自策厲爲學天性警敏日誦數千言輒終身不忘居家孝友待朋友有信義毎旦冠衣詣母東夫人問起居躬眂食飮惟夫人色所欲卽趨爲之凡物夫人未食卽弗御

也親舊知其然每食親必先以餽君使奉夫人嘗以貧出爲頓文學既而曰此非養志之道也尋不復仕其後宰相薦君文行可用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復辭不赴召而教授於其家諸生不遠齊楚之路皆來從之余嘗謁君湖上升堂拜束夫人君待側鬚鬢皓然進几捧觴進退旋辟惟謹爲好言溫藉之母夫人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泄泄然樂也食下始出坐館中爲諸生談先生之道諸生環列修整皆若有得焉者間以親故入城中城中人無少長爭候迎謁以不至其家爲耻君與人言無賢

不肖率依於忠孝其語切至初若不可親及徐就之乃甚有味久而不厭也里中有鬭訟官府所不能折者君以一言決之其見重於鄉如此以故鄉大夫有大政與大獄多以詢君君亦通練誠懇問無不言諸大夫陰用之鄉人多蒙其利此余之所知而鄉大夫盡知也至正五年母夫人以壽終於家予往吊之君衰絰癯然衆以爲君若不勝喪如此是年冬余還京師而君遂以死矣嗚呼聖人之道猶天然而一本於卑近精粗本末無二致也而世或騖於高虛若德合一官行庇一鄉者往往薄

之以爲不足爲君平生不事大言高論而行事皆
聖賢之實用其用以教人亦必以此雖不肯出仕
以盡其所學而其學之可用葢不待出而後見也
其文章平實稱其爲人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配
倪氏子男一人楨黄岡縣教諭女六人皆適上族
君之歿以至正五年九月癸巳其葬在十二月癸
酉年六十一明年其友余闕表其墓曰昔予登第
還里中里中長老言朝廷召君時合肥之學甘露
降於松明年又降於栢占者曰國家養老之祥也
君得於人者如此而得於天者又如彼非篤於孝

友積誠而不已其能然乎鄉之人士過君墓者式

之

兩伍張氏阡表

張氏本鄱陽人其先世有諱豈者徙家淮南之兩伍郁子孫繁富皆有美田在湖上無貧者君之祖子可始為儒教子君父諒裔日誦書不問其家生業見異書無錢質衣買之故君家在諸張中獨貧而教子益不怠君諱拱辰字景星少以儒薦為興化縣教諭崇明州學錄泰州學正雲南柏興府建康路兩學教授改將仕郎主安豐霍丘縣簿而卒弟茲字景山亦由天長泰興教諭揚州學正真州教授以將仕郎滁州判官致仕初張氏雖盛然皆

農家無聞人自君父以耆學著稱鄉校逮君兄弟登仕版有聞譽故兩伍張氏遂稱江淮間君爲人寬厚不嗜利居貧晏如不以動心然性剛直好賢而疾惡此兩人者所操雖異而士大夫與之交者一愛敬之君兄弟仕時其父已死矣君每與人言其先世必嗚咽流涕曰吾先人以儒者望吾兄弟吾兄弟今皆讀書爲儒官雖貧亦何憾哉余往吏淮南聞君伯仲之名甚習會君之孫天永遂得其先世之業如此重爲慨息蓋淮俗之數易矣宋之季時其地專用武故民多尚勇力而事格鬭有號

爲進士登科第者往往皆武學也混一以來其俗
益降民之賢者始安於農畝其下則紛趨於末以
爭夫魚鹽之利其積而至大富者輿馬之華宮廬
之侈封君莫之過也故其俗益薄儒以爲不足以
利已朝廷設科以誘之今三十年民亦少出應詔
君父子自拔於衆人之中傾家以爲學可不謂之
豪傑之士哉天豕自樹嶄然弱冠屬文敦義異時
非能振其宗乎詩書之教能淑人心學之至可以
爲聖賢其次不失爲善人其緒餘亦可以得祿以
振耀其宗族夫孰知不足以利已者爲其家之大

利與君之於鄉可表以厲俗矣君兄弟歿兩伍之墓隘不能葬乃改卜倪邨葬焉君配陳氏子二人楨桃源縣教諭孫男三人天序天庭天庸玆娶季氏子一人爕將仕佐郎揚州教授孫男三人長天汞次天奇天亨至正六年二月述

張同知墓表

澧之慈利有隱者曰張君積學厲操居州之蓮沙鄉蓮沙之人稱之以爲能孝君喪父時年始十四卽養母而能敬生事大小自盡身力一不以屬母而務有以樂其心母素多病君自侍側具湯液食飲行坐臥起必自扶掖之而未嘗去左右如此者殆三十年間適市心動亟歸眂母火發帷家人無在者母病臥且驚不能起君冒烟焰褫幃滅之徼君母幾不能免母病甚嘗割股肉以療之夜卽焚香籲天願以已年益母壽母歿哀慼甚躬負土爲

墓不以委僮奴人是以謂之孝也民重信之有爭訟者不詣公府而詣君取直其里之麀鹿泉者鄉人素賴以漑田延祐丙辰夏大旱泉竭泉相與祠其上喪豚敗鼓卒不能出泉乃率以走君曰泉閟禾且槁民不知死所矣泉其或者聽孝子乎君爲沐浴而跣再拜爲民請泉出如綫衆讙曰泉至矣君乃又再拜泉沛然如初所漑方數十里之地是年獨得歲人益驩然謂君誠孝子也君性介直不阿鄉里效之有撓曲爲欺者見君面輒發赤其事寡姊有恩義經紀其家事如其家凡細行類此多

可書者不書大其孝也君通尙書以授其子兌兌
亦博學有文章元統元年貢於禮部中高等授同
知茶陵州事君以子貴封承事郎英德州同知聲
光顯融享有祿養凡七年以壽終於家自君之沒
兌之治民日有政譽轉尹當塗公廉勁毅以治行
稱徵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君子曰天與善人孝
者善之紀也故孝者必有子今於君徵之尤信君
諱杏孫字子春以至元巳卯十一月二十一日卒
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某月葬州之懷德鄉永樂村
青山谷張氏世爲蜀之安岳人曾祖文震宋吳潛

榜進士官至知江安縣祖圓避亂始遷澧自圓而
下皆世治儒術然無顯者顯乃自君始是可表也

余忠宣公文集卷之四終